

海天译丛

主人的

溃败

[法] 樊尚·梅萨日 著
林苑 译

Vincent Message

Défaite des maîtres
et possesseurs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海天译丛

主人的

溃败

[法] 樊尚·梅萨日 著 林苑 译

Vincent Message

Défaite des maîtres
et possesseurs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主人的溃败 / (法) 樊尚·梅萨日著 ; 林苑译.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8.1

(海天译丛)

ISBN 978-7-5507-2239-2

I. ①主… II. ①樊…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4689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7-094号
Défaite des maîtres et possesseurs
Vincent Message.
© Éditions du Seuil, 2016

主人的溃败

ZHUREN DE KUIBAI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林凌珠 岑诗楠
责任校对 李 春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邮购) 83460397 (批发)
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3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
定 价 3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樊尚·梅萨日，法国作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学与社科专业毕业，在柏林和纽约生活了一段时间后，2008年起在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比较文学。著有《守夜人》《多元小说家》等，2009年获Prix Laurent-Bonelli Virgin-阅读奖，2010年获Vocation 文学奖。

把水火、空气、星辰、天宇及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认识得一清二楚，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便能成为自然的主人。

——笛卡儿，《方法论》，第一卷，第六部分

在樊尚·梅萨日笔下，人类在破坏了一切之后，自己也成了原材料。既是幻想小说，又是哲学故事；给人电击，又让人思考。

——《文学评论》

读这本小说，就像剥洋葱，层层剥开一个我们人类已经无法治愈的新人类世界，拷问着人类盲目甚至兽性的统治的后果。

——《解放报》

樊尚·梅萨日无情地深入到敏感之处，既不怕想象未来的世界末日，也不怕给自己的小说取一个19世纪无政府主义政论小册子那样的书名。

——《转团》

献给克洛伊

致中国读者

我带着一种紧迫感写了这部小说。之所以生出写小说的念头，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若要使更多人意识到我们让动物所遭受的一切，一个简单的、调动基本伦理道德的办法，也许可以是想象一个角色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再是主宰者，而是被奴役的物种。大多数小说着眼于人类世界，于是，以非人类视角出发写故事的可能性吸引了我，我想，以此能够达到质询人类与其他动物物种之间关系的目的。

正如笛卡儿在《方法论》中所憧憬的那样，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首先是人。这一漂亮的称谓，体现了笛卡儿通过开辟自然科学的道路造福人类的希冀。我们是这一科学运动的继承者，每天都在享受它带来的成果。然而，由于这一运动长期倚靠的是对生态系统的扭曲认识，我们开始自食其果。从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气候变化、森林面

积减少、海洋酸化的科学家们便警告：情况很严重，而且从此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照这样的趋势，人类的遗产不会是城市、文化或艺术品，而是绝大部分生命的毁灭，以地质年代为单位的话，毁灭不过是几秒钟的工夫而已。

然而，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每一年，光是为了给自己供给食物，我们要杀掉六百亿陆地上的动物和一万亿海洋生物。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5%，相当于整个交通运输行业的排放量。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大步前进，我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操控正是最大元凶。我们向野生动物发起的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对于大多数养殖的动物，我们为它们精心安排的是在禁闭中度过苦难的一生。前者也好，后者也罢，它们都是有痛苦感知能力的生物，我们驯服它们，支配它们，这其中的暴力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对此往往浑然不觉，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被一整套物种歧视的偏见所裹挟，固执地把人类哪怕是短期的利益置于其他物种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之上。我们的灾难意识觉醒得腴腆而缓慢，比灾难本身恶化的速度要慢得多。

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必须完成三重转变：首先，加快人口过渡，使世界人口向减少的可控趋势发展；完成能源过渡，停止开采化石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同时限制出行和生产；开始食物过渡，扭转当前

肉类和鱼类消费快速增长的趋势，向素食过渡。不用说，生态危机与社会的不公正也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对我们今日所处的境地负有很大的责任，有义务帮助新兴国家进行过渡；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是最大的污染者，而贫困人口则是环境恶化和新气候现象的最大受害者。如果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或个人主义妨碍我们改变前进的方向，工业文明的某些支柱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轰然倒塌，我们将身处一个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世界。

几年前，我对这些问题尚不够了解，没有形成这样的全局观。相关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但有时难以接近，也还未进入大众的视野。在克服了灾难性后果带来的眩晕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当下再没有比生态危机更急需我们正视的问题了：正因为此，文学应当去面对它，所有思想领域都应该去面对它。

在这部小说里，我试着创造一种混合寓言、哲学故事或者人们有时候称为反乌托邦故事的类型。寓言故事往往给人套上动物的皮囊，说的还是人。我则试图反转这一机制：我写了一本关于动物的小说，但动物大规模缺席，因为取代它们的是人类，是人类在经历动物的生与死。我也希望借此重新激活从启蒙时期流传下来的哲理小说传统：18世纪的欧洲，伏尔泰或斯威夫特等作家通过纯粹的

外来人的视角描述他们所处的社会，这些外来人不无讶异地解读着陌生的社会风俗；或者相反，通过欧洲旅人在远方世界的发现来启迪读者。总之，通过哲理小说的形式来完成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虚构故事与现实拉开距离，对体系进行批判，因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我们的整个生产体制以及我们与其他生命的关系。欧洲的启蒙运动打破了贵族阶级对其他社会阶层的压迫，但仍有许多问题遗留在阴影中，其中就包括动物的命运问题。私以为，我们需要新的启蒙运动来继续对世界上普遍的压制提出质疑：精英阶层对平民阶层的压制，在许多地方，平民阶层的遭遇比奴隶好不了多少；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我们人类对生态系统和动物的压制。就像故事讲述者马洛·克莱斯所言，我们共同的目标可以是减少这个地球上无处不在的痛苦。

看到这些文字今日得以在中国发表我感到格外高兴。我自青少年时期便对20世纪的中国十分感兴趣，中国多样的文化一直令我着迷。2013年我前往上海和云南，2016年去了北京和陕西，这些旅程让我对中国的兴趣有增无减。在此我要对这本书的译者林苑深表谢意，编译过程中我们时常沟通，我感谢她所做的工作。这部小说审问的是人类在生态危机和物种保护问题上肩负的责任，我愿意相信它

可以让中国读者产生共鸣，因为不管在法国还是中国，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希望它能让读者在喧闹的辩论声中听到虚构文学作品的声音，它永远不会是最有力的，但在我看来，却是最优美、最不可或缺的声音之一。

作 者

巴黎，2017年11月

1

我刚从医院回来，关上门，背靠在门上，因为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倚着门滑到地上，嘴里轻轻嘀咕了一句：“到家了。”看着自己的身体躺在门厅过道里，几乎无法移动，我能明显地看出它在颤抖，就像那天在河边看到的树。一路上我就已经在发抖，如果这颤抖只取决于我，我会选择停止，但现在人们看不到我了，我远离了所有目光，却抖得更厉害。身边，一切看起来都很亲切，是我熟悉的房子，我拥有的房子，我在这里住了快二十年，可嘴里重复的这句“到家了”听起来却那么不真实，更不能使我安心。我心想，这些房间——当我站起来走进去——是否用它们貌似彻底无毒无害的平静模样，在跟我玩恶作剧，让我忘掉业已启动的倒计时。来吧，现在。我心得狂跳起来，不然疲惫会将我击败。玻璃窗外，城市的黎明很快就要到来，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黎明，而是一个险恶的、

冷漠的黎明，一个不给我留时间喘息的黎明。我也许得立马振作起来，套上别的衣服，抓起上班的行头，迅速出发。我没这么做，貌似。无法起飞。我似乎需要思考一下，想象应对的策略，或者，至少认清不应误入的方向。问题已经够严重了，不能再走错一步或慌不择路，使情况变得更复杂。焦虑出现了，而且占了上风，我要用词语和它保持一定距离，跟着词语的节奏，放慢我的动作。我要求助于言语，好让斗志前来搭救我于险境，就像我曾经搭救他人于泥潭。

说起来不像真的——这已然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仅仅是昨天。同样的地方，几乎同一个动作：推开门。家中静悄悄的，我心头顿生讶异。我等着某个地方发出点什么声响，客厅里或某个房间有点什么动静，或者有人抱住我的脖子，或者至少说声晚上好。我四下转了一圈，低声喊着，心里还在想着别的事，头脑完全被白天部里的钩心斗角和阴谋圈套占据。可所有房间都转过了，不见伊丽丝的踪影。我来到露台，注意到推拉门的锁没有别上。高层建筑物的灯光有时候很亮，尽管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但这一天很闷，光线在微粒的阴霾背后书写着夜晚的幽灵密码。我打开工具棚和温室的门：依然不见伊丽丝。白天她肯定不会在露台上工作的，小灌木和树叶上挂着三月里的黑灰，那么浓，密到渗入我们用来放置喜阴植物的棚屋里。我感到身上有什么在加速。面对这凝固的空气，我

真希望来场大雨冲刷洗尽这一切，或者一场风暴，通通刮走——当然了，别是伊丽丝还在大街上跑的时候。我靠近栏杆，刻意把动作放慢，因为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不安，怕干出什么傻事。我弯腰朝马路上张望，然后沿着露台的栏杆走了一圈，查看楼下房子外围的花坛。灯光昏暗，照明显然不足，但也不影响，我在夜里仍有良好的视力。我看得清，没有尸体。我长出了一口气，第一道诅咒解除。

我在露台上又待了一会儿。城市保持安静，能听到的只有车流的声音。如果竖起耳朵细听，留神所有的节拍和暗中的运动，还能听见空气滤网的呼吸，呼气、吸气，像耳朵早已听惯了的低音贝斯，必须集中精神才能分辨。是的，就这样，伊丽丝走掉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在空气的震颤中升腾，抹去了我能对她说的一切。在她状态还不错的时候，我总想方设法在我们的对话中有意无意地说起，反对她外出的各种理由。那些时候的她还能接受她所必须承受的种种限制。尽管如此，她还是会对我说她感觉两腿发麻，说什么过这种团团转的生活还不如给一枪来得痛快。有时候，她最大的愿望，莫过于一直走，走到离城市高耸的身影足够远的地方。要是让她在自由的风景中奔跑，我都不敢肯定天际能拦住她。我能理解。只要稍微认识她或者观察她几个小时，就能猜到她不是那种能宅的人。在这方面她已经做了足够的妥协，她受够了。虽然窗前视野开阔，这房子既适合躲藏也不会让人感到憋闷——

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地方——俯瞰下去，城市在眼前摊开，一览无遗。它甚至能给人住在天顶的感觉，但伊丽丝越来越难以忍受足不出户的日子。我们得换个地方居住，找一个风险小一些的地方。这里，处处危机藏匿，多到我不想一一列举。这里，混乱的大都市，驯化的外表后面是无尽的野蛮，不怀好意的人四处游荡。一大批因赤贫而陷入病态的人，只等待一个可以抢占他人所有的时机，或把自己的存在感寄托于暴力行为之中。

我来到客厅，坐到扶手椅上，让自己感觉牢靠一些。我给她打电话，无应答。我试着集中精神找到她的定位，却接收不到任何信号。也许网络堵塞了——这种事时有发生，当空气凝固，加上光线影响，微粒便会妨碍信号波正常传播。我看了看客厅屏幕上显示的日期，她是否说起过这天有什么计划，还是她跟我说过她必须出门而我走的时候却把她锁在屋里？我很有可能听岔了，我对她的关心有时不够——她经常责怪我这一点。我得承认，有些晚上，她再努力也无法让我的头脑从部里的工作中抽离出来。每到这时候，我总会扭头看着她，我能看到她眼中的悲伤，因为我无意中显然在提醒她，我们各自属于多么不同的世界。

得好好想一想。我走进房间，开始往浴缸里放水。一心烦意乱，我身上的关节就会像被虫噬一般，那种微微的疼痛难以捉摸又十分顽固，我迫不及待想浸入水中。外面天气很热，但我还是放着滚烫的热水，想消失在蒸汽中。

我想，这样，等我去睡觉时，水还会是我喜欢的温度。不过我没掌握好水温，入水那一刻，我身上皮肉脆弱的地方都在嚎叫。得把凉水阀开到最大，再等等。二次入水，还是烫，但这回烫得舒服，预示着这个热水浴即将带来的平静。我看着墙上贴的蓝彩釉瓷砖：拍打着海岸的浪花，船只的轮廓，岬角上的古老城堡。水贴着我的身体往上漫，我能够思考了。想来的确很奇怪：遇到问题时，我总是要在水里才能思考。就好像思想是我身体里的一种流质，焦虑会阻碍它的流动，只能一滴一滴地渗，除非能感觉到身体处在液态的环境里，可以前往汇入其中，它才会真正流动起来。

伊丽丝失踪了，无法取得联系。是的，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的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努力保持冷静，等上几个小时，做不到的话，就冒着无济于事的风险，报告官方。电话打过去，话都不利索了，还要克服心中的耻辱感，向他们承认不知道该怎么办，坦白自己无能为力，换取他们派出警力接手这副太过沉重的担子。他们会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信任他们，他们会处理。是的，当然，百分之百肯定，这是政府推荐的做法，就写在他们编撰的完美的手册中，他们要求每家每户都备一本。而事实是，当问题出现，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完全做不到手册要求的那样，这也充分证明，要制定出